

The Stepford
Wives

Ira Levin

斯泰普福德镇
的完美女人

〔美国〕艾拉·雷文 著

孙仲旭 译

译林出版社

The Stepford Wives
斯泰普福德镇的完美女人

〔美国〕艾拉·雷文 著 孙仲旭 译
Ira Levi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泰普福德镇的完美女人 / (美) 雷文 (Levin, I.) 著;
孙仲旭译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1

书名原文: The Stepford wives

ISBN 978-7-5447-5163-6

I. ①斯… II. ①雷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8951号

书 名	斯泰普福德镇的完美女人
作 者	〔美国〕艾拉·雷文
译 者	孙仲旭
责任编辑	王振华
特约编辑	刘全德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16.5
字 数	132千字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163-6
定 价	23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如今，这种斗争表现为另一种形式：女人不再希望把男人囚禁起来，而是自己奋力逃出囚牢；她不再想去把他拖入内在性王国，而是让自己出来，被超越性的光芒所照耀。如今男性的态度引起新的冲突：男人把她松开时缺乏风度。

——西蒙·波伏娃，《第二性》



—

代表迎新社的女士至少有六十岁，但是干起活来动作麻利，像个年轻人（姜黄色头发，红嘴唇，穿一件日光黄的裙子）。她对乔安娜眨眨眼睛，她的牙齿亮闪闪的，她说：“你们真的会喜欢这儿！这个镇子挺好，人也挺好！你们做出了最佳选择！”她的褐色皮质肩挎包很大，用旧了，有些地方已经磨损。她从包里取出东西递给乔安娜：一袋袋早餐饮料粉和汤粉包、一盒装玩具大小的环保型去污剂、能在本地二十二家商店使用的一本折扣券小册子、两块肥皂、一叠除臭贴——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乔安娜说，她站在门口，两只手都拿满了东西，“别拿了，不要拿了，谢谢您。”

迎新社的那位女士把一小瓶古龙香水放到别的东西上面，接着又在自己的包里找（“别拿了，真的。”乔安娜说），取出一副粉红色框的眼镜和带刺绣装饰的一个小笔记本。“我负责写‘新居民简介’。”她说，一边微笑着戴上眼镜，“给《记事报》

写的。”她从包的底部找出一支笔，用涂了红指甲的拇指按了下笔尾。

乔安娜跟她说了自己和沃尔特是从哪儿搬来的，沃尔特是做什么的，在哪家公司，皮特和金的名字及年龄，他们出生前她做过什么工作，她和沃尔特上的哪所大学等。她站在门口，两只手都被塞满东西，听不到皮特和金的声音，她说话时，不耐烦地变换着身体的重心。

“你有什么嗜好或者特殊兴趣吗？”

她正要省时间地说没有，但又犹豫了一下，一个详细的介绍性回答印到本地报纸上，也许能成为给像她这样的女人——潜在的朋友——看的广告牌。她在过去几天中遇到的女人（附近几家的）都很友好，乐于助人，但是似乎她们都一心做家务。也许等到她跟她们再熟络一些，就会发现她们也有较深远的想法和关心之事，不过也许树起广告牌是个聪明的做法。所以嘛……“对，有几种。”她说，“我一有机会就打网球，我还是个半职业的摄影师。”

“哦？”迎新社的那位女士说，然后记了下来。

乔安娜露出微笑：“那指的是有家代理公司在代理我拍的三张照片。”她说，“我对政治及妇女解放运动有兴趣，很感兴趣，我丈夫也是。”

“他感兴趣？”迎新社的那位女士看着她。

“对。”乔安娜说，“很多男的是这样。”她没有搬出对双方都好的那种解释，而是往门厅方向伸着头去听：家庭活动室那边，传来电视中的观众笑声，皮特和金在拌嘴，但是没必要去干涉。她对迎新社的那位女士报以微笑，“他也对划船和橄榄球感兴趣，”她说，“另外他收集早期美国的法律文件。”沃尔特也

应该占半块广告牌。

迎新社的那位女士写下来，然后合上笔记本，按了一下那杆笔。“真的挺好，埃伯哈特太太。”她说，一边微笑着取下眼镜，“我知道你们会爱上这儿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想真心实意地跟您说一声：‘欢迎来到斯泰普福德镇。’如果需要我提供关于这里的商店和服务的任何信息，请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号码就在折扣本的封面上。”

“谢谢您，我会的。”乔安娜说，“谢谢您给我这么多东西。”

“试用一下吧，都是好产品！”迎新社的那位女士说完，转身要走，“那就再见了！”

乔安娜跟她道了别，看她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步道走向她那辆旧的红色大众车。突然车窗里出现了几条狗，兴奋的黑棕两色猎犬，又跳又叫，爪子顶着窗玻璃。比大众车更远处，有块移动的白色吸引了乔安娜的眼球：隔着栽了小树的街道，在克莱布鲁克家楼上一个窗户那里，一块白色又动起来，离开一块窗玻璃后又填入下一块窗玻璃：有人正在擦洗窗户。乔安娜面带微笑，以备唐娜·克莱布鲁克正在看她。那块白色移动到较低的一块窗玻璃那里，然后是旁边那块。

那辆大众车轰的一声冲离路缘，让她吓了一跳。乔安娜退进门厅，屁股一顶关上了门。

皮特和金拌嘴的声音更大了。“拉屎！拉肚子！”“哦！别说了！”

“别吵了！”乔安娜大声喊道，一边把满满两手的试用装产品放到厨房里的桌子上。

“她在踢我！”皮特喊道。金也喊着说：“我没有！你这个拉

肚子的！”

“马上停下来！”乔安娜说着走到窗口处往里面看。皮特躺在地板上，离电视太近，金站在他旁边，满脸通红，忍着没有踢他。两人都还穿着睡衣。“她踢了我两脚！”皮特说。金大叫道：“你把电视换了频道！他把电视换了频道！”“我没有！”“我正在看《菲利克斯猫》！”

“静一下！”乔安娜命令道，“绝对安静！完全——彻底——安静！”

他们看着她，金的眼睛是沃尔特那种大大的蓝眼睛，皮特则继承了她自己那种严肃的黑眼睛。“风驰电掣地冲到终点！”电视声音很大。“没电了！”

“第一，你们离电视太近。”乔安娜说，“第二，把电视关掉。第三，穿好衣服，你们俩都是。外面绿色的那是草地，照在上面的黄色是阳光。”皮特急忙站了起来，粗鲁地按了一下电视遥控器，让电视画面消失，变成一个越来越黯淡的光点。金哭了起来。

乔安娜叹了口气，走进家庭活动室。

她蹲下来，把金拥抱得贴近自己的肩膀，隔着睡衣揉着她的背部，吻着她柔软如丝的发卷儿。“哎，好了好了。”她说，“你不想再去跟那个乖孩子艾莉森玩了吗？也许你又会看到一只花栗鼠。”

皮特过来撩起乔安娜的一绺头发，她抬头看着他说：“金在看电视时，你别调频道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”他说，一边用一只手指在那绺头发中间缠绕。

“另外，别踢人。”她告诉金，揉了一下金的背部，然后想在她躲开的脸蛋上亲一下。

轮到沃尔特洗碗了，皮特和金在皮特的房间里安静地玩耍，乔安娜很快冲了个凉水澡，穿上短裤、衬衫和运动鞋，梳好头发。她扎头发时，瞄了一眼皮特和金：他们正坐在地板上玩皮特的太空站玩具。

她悄悄走开，走下新铺了地毯的楼梯。这个夜晚挺不错，拆箱和收拾工作终于做完了，她感觉凉爽，身上干干净净，还有几分钟空闲时间——幸运的话，有十到十五分钟——也许可以跟沃尔特一起坐在外面，看着他们的树木和二点二英亩地。

她在门厅处来回走了走。厨房里面整整齐齐，一尘不染，洗碗机在呼呼隆隆地响。沃尔特在水池边，他身体向窗户那边倾着，在往凡·桑特家张望。他的衬衫上有一大块汗迹：像只耳朵向前折着的兔子。他转过身，吃了一惊，接着笑了。“你在这儿多久了？”他问，一边用洗碗布擦着手。

“我刚进来。”她说。

“你像是换了个人。”

“我还是老样子啊。孩子们玩得像天使一样，你想出去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他说着叠起洗碗布，“不过只能出去几分钟，我要过去跟泰德聊一下。”他把洗碗布搭到架子上的一根杆上。“所以我在张望。”他说，“他们刚吃完饭。”

“你要跟他聊什么？”

他们到了院子里。

“我正想告诉你。”散步时，他说，“我改变了主意，我要加入那个男人协会。”

她停下脚步看着他。

“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都是以那为中心，不能不参加啊。”他

说，“本地的政治事务啊，慈善活动啊之类的……”

她说：“你怎么能加入一个过时、老式的——”

“我在火车上跟几个男的聊过，”他说，“泰德·维克·斯塔夫罗斯，还有他们给我介绍的别的几个。他们都认为不让女人参加这种事是过时做法。”他挽着她的胳膊，两人继续散步。“可是唯一能改变这一点的途径，就是从内部。”他说，“所以我要协助去做到，我星期六晚上就要参加。泰德会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委员会中都有谁。”他拿出烟请她抽，“你今天晚上是抽烟还是不抽烟？”

“哦——抽烟。”她说着手接过一根。

他们站在院子里最靠外面的地方，蓝色薄暮下，蟋蟀在鸣唱。沃尔特打着打火机，给乔安娜点烟，然后自己也点着。

“看看天空吧。”他说，“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了。”

她望去——天空呈现紫红色、蓝色、深蓝色，非常惬意——接着她看自己的香烟。“组织也能从外部改变。”她说，“你去组织请愿，去抗议——”

“但是从内部更容易。”沃尔特说，“你会看到的：如果跟我聊过的那些男的具有代表性，它很快就会成为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协会。男女一起打扑克，在台球桌上做爱。”

“如果跟你聊过的那些男的有代表性，”她说，“它应该已经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协会了。哦，好吧，去参加吧。我去想想标语牌上该写什么。开学后，我有大把时间。”

他搂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先忍一阵子吧。如果半年后还是不接受纳女的，我就会退出，我们一起游行，肩并肩。‘性爱，可以；性别歧视，不可以。’”

“斯泰普福德镇落伍了。”她说着手拿过野餐桌上的烟

灰缸。

“不算糟糕吧。”

“等我真的开始行动再说吧。”

他们抽完烟，挽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草坪中间宽宽的步道，草坪边上紫红色天空衬托下的黑色树木。树干之间透出灯光：从下一条街（收获道）那边房屋的窗口照过来。

“罗伯特·阿特里^①说得对。”乔安娜说，“我感觉很受限制。”

沃尔特往凡·桑特家看了看，然后眯着眼睛看手表。“我要进去洗一下。”说完亲了一下她的脸。

她转过身，扳过他的脸亲了一下他的嘴唇。“我要在外面待几分钟。”她说，“孩子们不老实的话，你就吼一嗓子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说。他从客厅那扇门进去了。

她抱着胳膊，用手搓揉胳膊：这个傍晚变得更凉了。她闭上眼睛，头往后一仰，呼吸着青草、树木和清新空气的味道：沁人心脾啊。她睁开眼睛看着深蓝色天空中的一颗小星星，在她头顶上万亿英里的地方。“星星亮，亮晶晶。”她说。下面的歌词她没说完，但想到了。

她希望他们能在斯泰普福德镇过得快乐，皮特和金在学校表现出色，她和沃尔特会结交好朋友，找到满足感；希望沃尔特不介意坐通勤车上下班——不过首先呢，搬家的整个主意是他先提出来的。希望搬离城市——那个肮脏、拥挤、罪案频发的城市——会让他们四个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，而不是像她担心的，变得狭隘。

她听到有响动，于是朝凡·桑特家走去。

① 罗伯特·阿特里 (Robert Ardrey, 1908—1980)，美国剧作家。

在厨房门口透出的灯光衬托下，卡罗尔·凡·桑特是个黑色的身影，她正在压紧垃圾桶的盖子。她朝地面弯着腰，一头红发亮闪闪的，她抱起一块又大又圆的东西（石头）放到垃圾桶盖上。

“嗨！”乔安娜叫道。

卡罗尔直起腰，站在那里面对着她。卡罗尔个子高，腿长，看上去像是没穿衣服——但是从身体轮廓边上，能看到光从她背后照出那件裙子是紫色的。“谁呀？”她问道。

“乔安娜·埃伯哈特。”乔安娜说，“我吓着你了吗？要是吓着了，对不起。”她走向分隔开她家与凡·桑特家房屋的栅栏。

“嗨，乔安娜。”卡罗尔说，她说话带着新英格兰味的鼻音，“不，你没有吓着我。今天晚上挺好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乔安娜说，“我已经拆完箱、收拾完了，这样就更好了。”她得大声说话：卡罗尔一直待在她家门口，还是离得太远，无法舒舒服服地交谈，即使她自己这时已经在接着木栅栏的花圃那边。“今天下午，金跟艾莉森玩得很开心。”她说，“她们相处得很融洽。”

“金是个可爱的小姑娘。”卡罗尔说，“我挺高兴艾莉森在隔壁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新朋友。晚安，乔安娜。”她转身要进屋。

“嗨，等一下。”乔安娜喊道。

卡罗尔转过身。“怎么了？”她说。

乔安娜真希望花圃和栅栏没有挡在那儿，好让她往前走得更近。去他的，或者卡罗尔也可以来到她这边的栅栏前嘛。卡罗尔在那间亮着荧光灯、挂着铜锅的厨房有什么火急火燎的事？“沃尔特正要过去跟泰德聊聊。”她大声对卡罗尔像是裸体的身影说，“等你让孩子们睡下后，干吗不过来跟我喝杯咖啡？”

“谢谢，我也想啊。”卡罗尔说，“可是我得给家庭活动室的地板打蜡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？”

“直到开学前，只有晚上才能干。”

“嗯，干吗不等一下？只剩下三天了。”

卡罗尔摇摇头。“不，事实上，我已经拖得太久了。”她说，“上面全是擦痕。另外，晚一点儿泰德要去男人协会。”

“他每天晚上都去吗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天哪！“而你留在家里做家务活？”

“总有这样那样的活要干，”卡罗尔说，“你知道是什么样。我现在得去收拾厨房了，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乔安娜说，然后看着卡罗尔——看得到她太大的胸部侧面——走进厨房关上门。她几乎马上又出现在临着水池的那扇窗户处，在调整水量，抓过什么东西擦洗。她红色的头发弄得整整齐齐，反着光；她的鼻子窄窄的，那张脸看上去像在沉思（看上去还挺聪明呢，去他的）；随着擦洗的动作，她紫色衣服下面的大乳房一跳一跳的。

乔安娜又回到院子里。不，她不知道是怎么样，谢天谢地。不要像那样，一个有强迫症的家庭主妇。又有谁能怪泰德会利用这样一个主动要求被利用的傻瓜呢？

她可以怪他，她可以的。

沃尔特穿着一件薄夹克从家里出来。“我看我去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左右。”他说。

“那个卡罗尔·凡·桑特的话让人信不过。”乔安娜说，“她没法过来喝杯咖啡，因为她得给家庭活动室的地板打蜡。泰德

每天晚上去男人协会，她却是待在家里干家务活。”

“天哪。”沃尔特摇着头说。

“跟她比起来，”乔安娜说，“我妈妈就是凯特·米利特^①呢。”

他哈哈大笑。“晚点见。”他说完吻了一下她的脸，然后穿过院子就走了。

她又看了一眼她那颗星星，这时更亮了——去干活吧，你，她这样想道——然后进了屋。

他们四个人星期六上午一起出去，拉上安全带，坐在他们一尘不染的新旅行车上；乔安娜和沃尔特戴着太阳镜，谈论着商店和购物，皮特和金把他们那侧的电动窗户开上开下，开上开下，直到沃尔特要他们别弄了。那天有种流光溢彩的感觉，是秋天的标志性天气。他们开车去了斯泰普福德镇中心市场（白色板墙的殖民地时期风格店门脸，漂亮得像是明信片），去买能使用折扣券的五金器具及药物；然后沿着九号公路去一家很大的购物中心——给皮特和金买能使用折扣券的鞋子（等得可真够久的！），然后去一处用不了折扣券的儿童攀缘构架玩；之后沿着东桥路去一间麦当劳餐厅（巨无霸、巧克力奶昔）；再往东一点，去买古董（一个八角形茶几，但没有证书）；然后在斯泰普福德镇上整个东南西北都转了一下——铁砧路、冷溪路、哈尼卡特路、海狸尾路、伯吉斯岭——让皮特和金看看他们的新学校和以后会去上的学校（乔安娜和沃尔特在找房子时就全看过了）、从外面根本猜不出来的无污染垃圾焚烧站，还有野餐区（那里正在修建一个公共游泳池）。应皮特要求，乔安娜唱了

① 凯特·米利特 (Kate Millett, 1934—)，美国女权主义者。

《你早，星光》，大家又合唱了《麦克纳马拉的乐队》那首歌，到最后那部分，每个人都模仿一种乐器，后来金呕吐了，多亏通知沃尔特够早，他靠边停车，及时给金松开安全带，把她弄出车外，谢天谢地。

那让大家都安静了。他们又开车穿过斯泰普福德镇中心市场——开得慢，因为皮特说他也可能要吐。沃尔特给大家指着白色板墙建筑的图书馆，还有历史协会的那座有两百年历史的白色板墙小屋。

金从她那侧车窗往上看，她把一颗吮薄了的圆圈糖挪离舌头，说：“那个大的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男人协会的地方。”沃尔特说。

皮特侧着身子，把安全带扯得不能再扯了，弯着身子去看。“你今天晚上就是去那儿吗？”他问。

“对。”沃尔特说。

“你怎么去那儿？”

“有条私家车道，能往山上开。”

他们跟上一辆卡车，有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男子站在敞篷车斗里，胳膊伸到卡车两边。他的头发是褐色的，一张瘦削的长脸，戴着一副眼镜。“那是加里·克莱布鲁克，不是吗？”乔安娜问。

沃尔特短促地按了下喇叭，一只胳膊伸出窗户挥了挥。他们街对面的邻居弯下腰看他们，露出微笑，挥了下手又抓住卡车。乔安娜也面带笑容挥了挥手。金喊了一声：“您好，克莱布鲁克先生！”皮特喊道：“杰罗米呢？”

“他听不到你说话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我也想那样坐卡车！”皮特说。金说：“我也想！”

那辆卡车吃力地左转爬陡坡上山时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加里·克莱布鲁克不自然地对着他们微笑。那辆卡车上装了半车小纸箱。

“他在干什么，兼差？”乔安娜问。

“如果他挣得像泰德说的那样多就不会。”沃尔特说。

“哦？”

“什么叫兼差？”皮特问。

那辆卡车的刹车灯亮了，车停了，左转灯闪烁着。

乔安娜解释了什么叫兼差。

一辆小汽车冲下山来，那辆卡车开始拐弯穿过了左侧车道。

“那边就是私家车道吗？”皮特问道，沃尔特点点头说：“对，就是那条。”金把她那面车窗又调低了一点，喊道：“您好，克莱布鲁克先生！”他们开车经过时，他挥了挥手。

皮特松掉了安全带扣，跪在那里跳来跳去。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去那儿吗？”他往后面张望着问。

“嗯，对不起。”沃尔特说，“不让小孩子去。”

“乖乖，那里有道很高的围墙！”皮特说，“就像《霍根的英雄小队》^①里的！”

“目的是不让女人进去。”乔安娜说，她目光前视，一只手扶着太阳镜的镜框。

沃尔特笑了。

“真的吗？”皮特问，“是这个目的吗？”

“皮特把安全带解开了。”金说。

“皮特——”乔安娜说。

① 《霍根的英雄小队》为1965年开播的一部美国情景喜剧。

他们开上诺伍德路，然后往西上了冬山道。

作为原则，她什么家务活都不准备做。上帝知道，并不是说没有很多要做的，而且有一些她真的想做，例如把客厅里的书架收拾好——但是今天晚上不做，不，先生，那他妈的完全可以以后再做。她不是卡罗尔·凡·桑特，也不是玛丽·安·斯塔夫罗斯——她推着吸尘器经过楼下的一面窗户，把皮特的窗帘拉低。

不，先生。沃尔特在男人协会，可以；他一定要去参加，他还得每星期去一两次去改变它。可是他在那儿时，她所做的家务活，不会比在她出门去别处时他会做得更多（至少这第一次不会）。下次再碰到有月亮的晴朗夜晚，她就会出去：去中心市场那里，给那几处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店铺门脸照几张定时曝光照片（五金店不规则的窗格玻璃也许会让月亮的倒影摇晃不定，也许会晃得很有趣）。

所以一等到皮特和金睡熟了，乔安娜就去地下室，在储藏室量尺寸，做计划，那里是她的暗房。后来她又上来，去看了看皮特和金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兑奎宁水的伏特加拿进书房。她拧开收音机，调到某个正在播放伤感却好听的理查德·罗杰斯^①式音乐的电台，把沃尔特的合同和别的东西小心地从书桌上的中间地方挪开，拿出放大镜、红铅笔和她在离开城市之前抓紧时间照的照片底片小样。多数都是浪费胶卷，照的时候，她就怀疑会是那样——她赶时间时，照得从来都不好——但是她发现有一张真的让她感到兴奋，拍的是一个拿着公文包的西

① 理查德·罗杰斯 (Richard Rodgers, 1902—1979)，美国作曲家。